

吃肉

武开龙

小时候爱读《水浒传》，还识不得几个字，结结巴巴、囫圇吞枣地读，但其中有一句话我读得最为流畅、最有情感，那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我一直觉得这句话是忠义堂招徕世间英雄好汉最经典的广告语，没有之一。

你看，“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水泊梁山的快意恩仇多么百无禁忌，多么直截了当！一句关于吃喝的语言，让我滋生“饮马江湖，仗剑天涯”的阳刚，多么堂皇精神！

一个爱上吃肉喝酒的人，说起酒肉就必然会眉飞色舞、快乐无比。可惜我喝不了酒，属于怎么练都成不了器的那一种，因此，只有独钟于吃肉了。每逢吃肉，便是我的高光时刻。手把长筷，眼盯肉碗，恰似老鹰遇到鲜嫩的小鸡，又像少年见到心仪的姑娘……留一抹油亮在双唇，将快意骄傲写在眉宇之间，真爽！我爱吃肉，当然，我说的肉仅指猪肉，如果是鸡鸭牛羊之类，我是懒得动筷子的。

我自认为颇具先天吃肉的潜质和后天吃肉的条件，以至于我看到“治大国如烹小鲜”，就会想到“吃肥肉如嚼萝卜”；至于后天条件，哈哈……我有一个杀猪的爷爷！

记忆中，爷爷帮人家杀完猪后总会拎着一片猪头回家。爷爷将猪头挂在通风处，行走在田间小道，阳光下，猪头像一枚巨大的军功章，在爷爷的背后欢快地晃悠。

这时，我一定会守候在大门口，远远地看着“军功章”耀着亮光，那亮光越来越大，我迫不及待地奔向爷爷跑去，不，应当说是向着猪头跑去。我嘴里呼喊着爷爷，眼睛却死死地盯着猪头。粉扑扑的猪嘴、胖乎乎的脸蛋、白晃晃的猪耳，只有耳根处有一抹红，我一头钻进爷爷的怀里，爷爷搂着我，知道我的心意，便奖赏似的将这半片猪头挂到我的肩上。我一路小跑回屋，将猪头交给奶奶，扯着奶奶的衣角嚷着：“又吃猪脑，又过年哟……又吃猪脑，又过年哟……”奶奶笑容满面，疼爱地拍着我的肩膀叮嘱我别着急。

奶奶通常将猪头做成三种形式：一盆猪头骨熬成的浓汤，丢几片生姜，香气逼人，不等喝上，就让人使劲地咽口水；一碗青椒猪头肉，放上几颗蒜子，简直把魂都能勾走；一碟粉蒸猪头皮，冒着腾腾热气，像夏日的冰棍一样吸引你迈不开脚步。

当然，除了汤是留不住的，青椒猪头肉和粉蒸猪头皮只有等来了客人才上桌。因此，我喝完汤之后，便蹲在门口等客人。只要有客人上门，我就紧紧抱住人家的大腿，留下他吃中饭或晚饭。人家都说我热情好客，那曾知晓，我只是想蹭点和猪头肉混过的青椒，或是裹过猪头皮的米粉。遇上喜欢小孩的客人真是福气，他会“赏”给我一片粉蒸猪头皮，我嘴上虽说“不要、不要”，内心却说“再来、再来”。那个激动呀，堪比过年。此刻，俺吃的不是肉，是期待！

和老婆结婚后，便时常往岳父家跑。岳父喜欢做粉蒸肉，岳父做的粉蒸肉别具一格。他将新鲜的腰排切成手掌那么厚，那么宽，用盐腌上一会，再裹上米粉上锅蒸。蒸上半个钟头，岳父就拿着根筷子戳肉皮。岳父说，能戳不费力地戳破才才行。这种粉蒸肉最适合我，可以将嘴巴塞得满满当当。饭桌上，我挑上一块最肥的放在碗里，肥肉晶莹剔透，泛着油油的亮光。夹在筷子上一晃一晃，散发着浓浓的香味，口水霎时喷涌而出，一口下去，满嘴流油，真是过瘾至极。此刻，俺吃的不是肉，是痛快！

娘做的红烧肉可谓是一绝。娘将五花肉切成方形，放入锅中煮至肉皮鼓胀发亮，一戳即破便捞出。过一通凉水后，切成均匀的薄片，涂上酱油，放进热锅炸至金黄，并以蒜末和辣椒粉炒出了锅。刚出锅的红烧肉色泽红亮，香气四溢，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真没办法，在有红烧肉的餐桌上，我一般都“目空一切”。此刻，俺吃的不是肉，是享受！

如今，人已年过半百，被高血压、高血脂缠身，身材由“临风玉树”成为“临风水桶”。女儿总叮嘱我要少吃肥肉，多动运动，可面对美味的猪肉，我怎么能把持得住呀！

给自己找个理由吧：据说，春秋时期按照礼仪规定，只有士大夫才有吃猪肉待遇的；孔子招收学生时，会收取一块肉作为学费，谓之曰“束脩”；“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轼，被贬黄州仍留下了千年不朽的东坡肉……

现在，鱼肉顿顿有，做法也先进，吃法更是五花八门，却怎么也吃不出奶奶的贤良、岳父的慈厚、母亲的慈爱！



涑口城区俯瞰

绿树掩映下的伏波庙

至今仍然存在的涑口老街一段



涑口，我的小镇往事

林行健

从“挑水时代”到“净水器时代”

王国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村还处在“挑水时代”。村里有一口水井，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有人排队挑水了。

挑水是个力气活，一般是家里的男主人负责。一根扁担，两边挂着装满水的水桶，颤悠悠的。挑水者不仅要有足够的力气，还需要掌握好平衡。我记得小时候，早晨总是在父亲往水缸里“哗啦啦”倒水的声音中醒来。家里有一口大水缸，挑上几担水可以用一天。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只好由母亲挑水。母亲个子小，力气小，只能挑半担水。我看母亲挑水吃力，想要帮她的忙。谁知扁担刚碰到肩膀上就觉得自己被千斤重担压住了，怎么都撑不起来。好不容易担起来了，没走两步，身体失去了平衡，摔了个大马趴。我当时想，挑水浪费了人们多少力气和时间啊，啥时候不用挑水就好了。

那时候很多人给小姨介绍对象，有个人各方面条件不错，小姨很满意。但是她妈不乐意，原因是他走路的样子太文雅，没有农村汉子的气概。她妈说，这样的人将来挑水都挑不了。后来小姨找了个壮壮的爹，爹挑水是把好手，能一口气跑四五趟。

三五年之后，家里有了压水机，终于不用挑水了。压水机很简单，出水也很快，极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村民们欢欣鼓舞了好长时间。没过两年时间，家家户又都安上了自来水。自来水在院子里，只需轻轻拧开水龙头，水就“哗哗”流出来了。做饭、洗衣、洗澡，方便极了。我至今记得当年四叔看到自来水出水啧啧赞叹的样子，他说：“瞧瞧，难怪叫自来水呢，啥都不用管，水就自己来了，以后可不用再挑水了，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挑水太多，个子没长起来。要是赶上自来水，我至少能长五公分！”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自来水的意思就是“水就自己来了”。

在我记忆中，自来水是个里程碑似的标志。用上自来水之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快，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不过那时候经常停电，有时候一停就是三天。人们只好趁着有水的时候大量储备。有时候放水的时间长了，里面会进灰尘或者小虫子之类的，很不卫生。我的肚子特别敏感，只要喝了生水必定会肚子疼，母亲每天都要为我烧开水。

再到后来，农村很少停电了，家家户户习惯了用自来水。我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里工作。我在城里买了房子，安了家。我的房子楼层很高，为此我还担忧了一阵子水能不能上得来，入住后发现，完全是多虑了，用水很方便。前几年，我又安上了净水器。我家的净水器，有一个出水管的水可以直接饮用，可我一直不敢喝生水。我下班回到家，热得不行，很想喝凉水解渴，于是就直接饮用了净水器里的水，没想到肚子一点事没有。

不久前我回老家，看到堂弟家也用了净水器。我有些惊讶农村的发展速度，堂弟笑呵呵地说：“这有啥！咱村多半人都用上净水器了，再也不用像咱们小时候那样，去挑井水，有时候井水里飘着不少‘活物儿’。现在的水，多干净，我沏茶给你喝！”

堂弟的茶水，真香甜啊！

由江西过湖南去，蜿蜒着一条常年清激的涑水，涑水自东向西，穿过醴陵市、柳树湾，在汇入湘江之前，绕一小城而过。江水既宽且深，有涨有落，往往一篇不易落底，于是修筑了一个渡口，安排了一只渡船，往来两岸的人物。渡口这头的小城，因着涑水到湘江入口的缘故，便叫涑口。

涑口是一个简朴的南方小镇，镇虽不大，交通却十分便利，陆路有京广线贯城而过，水路紧靠潇湘两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听老一辈人说，自元代开始，各朝各代更迭之时，涑口都是厮杀的重要战场。新中国成立后，历经战火沧桑的小城，重又恢复了平静，从此缓慢而自然地延续着。渐渐的，撑篙摆渡的船公不见了，小木船变成了烧柴油的机帆船，老街开始向新街延伸，自古靠农业自足的小城建起了崭新的工厂，不知不觉便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末。也是在这当口，因为父母工作调动的原由，年幼的我随全家从西北大山深处的军工企业南迁至此，暂住在小城新街的东风旅店。

(一)

初来乍到，自然一切新鲜。父亲做了一个手推车，经常推着我去到处走。这个“大型”手推车不但可以带人，还可以装很多其他的玩意儿。我记得有一次他推着我去粮店买米，一路上不停有人对我们打招呼，听父亲说那时候我又白又胖，逢人便笑，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大概很讨人喜欢。到粮店后，我就看着他拿出几张花花绿绿的纸票和钞票，说话间粮店的师傅开始称米。父亲拿一个面粉袋对准大漏斗的出口，铁皮筒一开，白花花的米就流了进去。回家时米袋堆在我的身边，我站在小推车里像打了胜仗的将军，神气极了。

到我上小学的时候，才知道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票叫粮票。那时候实行供给制，粮票非常紧俏，出门买什么都须凭粮票，所以粮票在一些地下流通市场里还能当钱来用。由于家里人多开销大，父母起居持家非常节俭，我们平时是没有零花钱的，如果眼前有一张“伍市斤”的粮票，我马上就可以联想到过年时母亲杀的猪蹄了。

我转上的小学是老街的育红小学，本来可以在家门口一直念到小学毕业的，但它要改成镇中学，我只好二年级之后每天背着书包走三里路去新学校。同学中总有一些家境富裕些的，手里有零花钱或者粮票，每逢课间操之前，三三两两就出校门找小贩们买零食或是小画片，火一点的男孩子还会把钱攒起来买玩具手枪和弹弓。我那时很早就对一套《森林大帝》的连环画垂涎已久，但在小贩那里要拿几粒粮票才能换，这对于从来没有零花钱的我无疑是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某天我一个人在家时发现地板上有一张伍市斤面值的粮票，不禁一阵狂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它捡起，然后手忙脚乱地翻开厚厚的新华字典，夹到中间，再塞到书包里，书包压到床底下。于是几天后我的书包里就多了几本崭新的小书和贰斤粮票，但是在对我作业抓得很严的母亲的明察秋毫下，很快露馅了。

惩罚照例是对着墙角跪搓衣板，边上一米外摆根香，等香烧完，惩罚也就结束了。为了早点起来，我就侧过头拼命地吹呀吹，香一会儿就烧完了，几年下来，我的肺活量大长。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电视机还很不普及，哪家买了电视机可是了不得的大事。1981年，我的小伙伴张林、张岚家就发生了这样一件大事。他们家买了一台日本进口的松下黑白电视。那时除了一起去看露天电影，跑到小伙伴家看电视是最让人开心的事情之一。张家买了电视后，我几乎每天都会去他家看电视。他家看电视，《霍元甲》《铁臂阿童木》《鼯鼠的故事》在那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TOSHIBA TOSHIBA 新时代的东芝”的广告词。

几年后，其他小伙伴家都纷纷买了电视机，我们也有了更多看电视的圈子，往往在谁家大闹天宫之后，就安静地看半小时动画片，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

1984年8月，另一件事情吸引了全家的注意力，中国队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在宋世雄慷慨激昂的解说声中，人们目睹中国女排直落三局击败美国队获得冠军，刹那间，小城沸腾，举国沸腾，外面敲起了锣鼓，放起了鞭炮，大家一扫“东亚病夫”的耻辱感，整个国家空前凝聚。伴随着女排五连冠的辉煌征途，《排球女将》也创造了极高的收视率，不但小鹿纯子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超级偶像，而且“晴空霹雳”“流星赶月”也成为大家玩耍时使用率极高的口头禅。随后《射雕英雄传》《上海滩》等电视剧造成了轰动效应，翁美玲、周润发、赵雅芝迅速成为新的偶像和年轻人心目中的暗恋对象。

(三)

慵懒的小学、轻松的初中、紧张的高中，十几年间小城有个地方一直牢牢黏着我的脚步，那便是踞于老街一角的伏波岭。伏波岭虽不大，却成名远扬。史载，公元43年，汉光武帝刘秀命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在此屯兵操练，留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后汉书·马援传》）的名句，激励无数仁人志士，伏波岭由此得名，并于唐代建伏波庙祭祀马援。1927年，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专程从姚家坝龙凤庵步行到这里，在他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特别写到了农民在涑口伏波岭庙内办国民党区党部的情景。

我当时对这些历史典故一无所知，唯独喜欢登那并不高的花岗石台阶，在破败的伏波庙前和伙伴们嬉戏，或是想方设法爬到终年紧闭着的庙门里去，想象里面供奉着一个龙王。我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每一级台阶和每一处暗哨，甚至每一棵大树的疤痕。我常常在放学后与同学结伴在坡下涑水边玩闹，或攀爬庙宇四周的参天古柏。长大一些了，更喜欢与家人好友在岭上凭栏远眺，看着舟楫往来进出，天空白鹭飞翔，隔岸青山相对，幻想着未来别样的生活。

今年暮春，离家多年后的我再回伏波岭，眼前已整饬一新，杂草尽除，庙宇翻修，大将军全身重塑，香鼎香案井然，游人香客往来熙攘，香火无比鼎盛。看着身边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不禁感叹物是人非，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四)

1993年，我从涑口中学顺利毕业，在株洲县第五中学念高中，有一

天早上我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收垃圾的老头换成了一个小伙子，虽然他戴着厚厚的口罩，眼神躲躲闪闪，但我还是把他认了出来，他原来是厂保卫科的，平时神气得很，怎么突然间变成清洁工了？我很疑惑，但也没有多想。后来有天回家，听到父母在谈论企业体制改革，车间改分厂的事情，才知道，那小伙子大抵也是下岗了。

这一年，小镇还发生了一件大事，火花塞厂发行股票了（株洲火花塞厂故名涑口内燃机配件厂，当时为农机部直属厂，1961年创立于涑口镇），这是在我去好友朱旷怡家听说的。朱旷怡的爸爸在火花塞厂工作，和蔼可亲，对我很好，他们一家人就住在厂区宿舍楼里，和我们墙挨着墙。我上小学后全家人常去火花塞厂电影院看电影，到了夏天还带着泡沫箱几十根几十根地买5分钱一根的冰棍，感觉火花塞厂就跟自家后花园一样亲切。

火花塞厂成立于1961年，是中国最大的火花塞生产厂家，全国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45%。1992年，为了扩大火花塞的生产规模，工厂实行股份制改革，将全厂的3400万元净资产折为3400万国家股，并在次年正式发行股票，要求每个职工最少要买2000股。由于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股票是什么东西，购买者寥寥无几，工厂于是大会小会再三号召，喇叭里成天放着动员大家买股票的广播，听得人心烦。就这样，朱旷怡一家买了厂里的股票，大人们每天的生活又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就是看每天的股市行情，关注手里股票的价格走势。开始买的时候股票是每股2元钱，可是到了第二年就跌到了1块9，职工们着急上火，却又无可奈何。

1997年，随着重组结束，火花塞厂的发展突然进入快车道。据年报显示，到2000年末，火花塞厂的净资产由3.65亿元增加到23.08亿元，增长6.2倍；净利润由2295万元增长到8595万元，涨幅达374%。火花塞厂的股票更是一路高歌猛进，最高时达到36.5元。上市八年后，也是我离开学校正式踏入期货业的那一年，火花塞厂的股票居然坐上了沪深两市涨幅的第九把交椅。

后来才知道，是新疆起家的资本英雄唐万新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手法将这股票收至麾下，并成为德隆系举足轻重的一枚棋子。随着德隆系的急剧膨胀，旗下三驾马车的股价扶摇直上，火花塞厂的股票复权价最高曾达276元。但好景不长，2004年，由于资金链断裂，德隆系一夜崩盘，唐万新锒铛入狱，这支股票高位跳水，套牢了无数投资者，直到2006年由潍柴动力完全收购，从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这支股票代码为000549，名叫湘火炬。

一晃离家多年，小镇亦在我离开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心城区完全转移，新的经济工业园区已建好……回首过去，小镇厚重的历史如云影掠过，逐渐隐没。重要的是未来，希望也在未来。

写完此文，我上网打开卫星地图，在卫星图片上找到了小镇，轻易地找到了我的家、念过的学校、玩耍过的河堤、奔跑过的铁道，历经十几年的发展后，更多的建筑和街道已不为我熟知，但这一刻，不管地离我多远，亦是天涯咫尺。